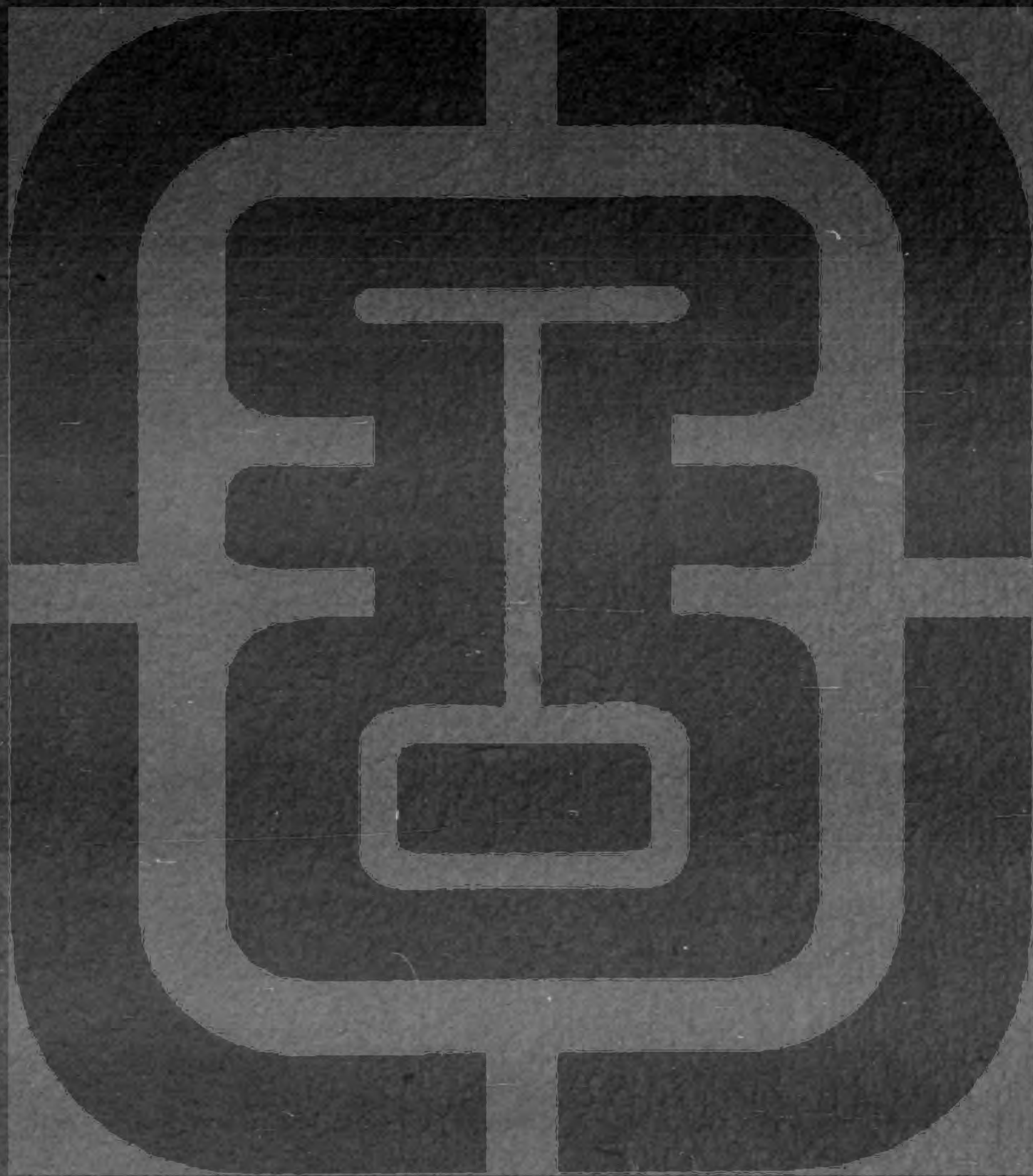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二十五冊



竊憤錄

宋 辛棄疾 著

天輔十五年宋紹興二年歲壬子或見帝在街衢閒行
內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上皇話舊云天城破日
爲虜流移至此見太上皇每每相對泣下又言正月元
夕鼇山風景午門外金盞賜酒相持大哭偶城中主者
年老胡官乘馬過其前怒曰安可放他于是處乃以鞭
犯上皇背少帝亦遭恥辱老叟惶懼亦遭笞擊十餘遂
令左右復引二帝入一小室閉門自此不容出入無復

到街衢或日監者阿計替曰今日城主老胡官已死可再出遊不妨縱步民間無敢與帝語者亦無敢供飲食者問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至人靜處阿計替于懷中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示帝曰且喜江南漸平以淮爲界矣帝曰紹興者何阿計替曰南朝新改年號又曰聞相殺尙未十分定恐南朝不能復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惟乞死矣何暇更論此事或日五國城新到同知卽金虜太守也名曰瓜歐自北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中引二帝于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

燕京稍遠可以保護你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爲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有牌使至五國城宣金國皇帝勅旨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爲庶人賜死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竝令賜死令瓜歐夫婦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泣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復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但不知廢后

之由或曰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肅王女爲郎主妻因妒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爲妃生一男一女今已立爲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共弈棋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卽宮掖開囚所也內侍雄喝利者又譖后有私于人又有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二十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與后族屬爲北京官妻者十餘人竝賜死故及瓜歐之妻自趙

后之死上皇因拘繫日急又慮朝夕不測乃絞衣成索經梁柱閒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至此若陛下求死臣何容于世爲萬世罪人矣監者或知之以湯來飲自此不能食者數日旣困憊雖便溺之往少帝從行况室中只可容二人鄰近則護衛所止監者阿計替則時以寬容見勉終不能食日久臥室中土几上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但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晴和

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煎沸湯數次其木浮者病即愈沈者即死半沈半浮者病久不愈或日天氣凝沍天雨雹大者如鷄子小者如彈子盈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少損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臥少帝憂之令監者求不雲木帝手自煎湯有木浮于湯面如旋狀不止帝自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如雨遂無餘疾是歲金主賜到布帛等物但冬月極寒必居土坑中容身以避寒氣

天輔十六年宋紹興三年癸丑春正月金主生辰不賜酒肉云郎主病免宴或云郎主已歸天或云王孫即位流聞不一元宵亦不放燈後一日大雪中有電雹俄頃雪止又日蝕至天地晦暗經夕乃復或日天氣大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金國例祭祀先祖燒紙錢埋肉脯游賞野外各在水際我爲主者所戒不敢放二帝出外觀之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蕩皆盡死者六十餘人護衛八亡失大半阿計替左臂亦糜爛鬚髮皆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太上皇因火勢甚手拆其窗窗拆身

學海類編 卷之四 史參
亦有傷衣服皆焦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願死于火中及火至室前如有人扶掖而出竝不記拆窗之事是日飲食都無數日後方定或日有甲兵至自言從西明州來知此處有火起故來救援斫採林木營造屋舍修葺如故復立室宇再作帝所居室等阿計替因火焚損一臂不可持物少帝因火變亦疾二指不可屈伸或日天大風晝暝不見人物天雨稗子如豆地深數寸不知何來亦有磨而作食者大火之後非此不可養人因知造物乘除自有成理不可以常情測也或日阿計替

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從二人今已七年何時復還北京得見父母今天氣漸寒衣被又無大火之後爲之奈何忽聞有新差同知到乃一壯胡人到官坐于庭上引二帝至庭下呼阿計替曰朝廷令汝監守趙某父子今已七八年矣前日大火莫是有人生事如此煞好公事呼左右鞭背三十阿計替叫呼不已乃赦之自此阿計替不復親近二帝每對彼人則佯大罵或日新差到者命設酒肉坐于庭上若宴飲狀酒半有一奴自外突入持刀徑升庭殺新差至者斷其首呼其眾曰我有父

日遂碎因小過爲他所殺有母又爲所私我又日受他鞭笞不能堪其苦其母自屏後出持刀入室盡殺其老幼有二十餘人自外入亦執其母并其奴斷首而出內中有一人云我本不至此緣趙某父子在此我等自燕京五千餘里遠來至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殺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平人我等亦無由回京今乘亂而殺之官家亦不罪我帝自室中間之祝曰死且不怨但免兵爲幸二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安敢回北京莫若分十餘人持雙首以達西明

州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計替至室中謂帝曰昨日非我勸止汝與我眾人皆死是日阿計替之子竝其婦皆爲人所殺不知是何人蓋乘其亂也阿計替先因婦殺其弟故其婦又爲人所殺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安有如風疾或日秋至阿計替共將羊尾緝絰命胡婦織以成服稍可禦寒而二帝每起居聞高聲大呼必震驚失措以爲人將害己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上供然亦時時親來視帝是歲終亦如常年掘土坑以居飲食或有或無具載在前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在甲

寅或日金主生辰已過例有少酒肉數日閒有虜人數
輩盡白衣以布纏頭且白帝曰金國皇帝已歸天矣命
左右及市民并二帝竝以白布纏頭且云二月十八日
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爲君卽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汝
亦得少緩或日傳金主已葬訖新天子以兵五萬發二
太子往河南取地界去先皇諡曰至聖文武大德聖皇
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云岐王到來請出城
迎接良久岐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窗外望之堂堂然有
人立室前曰此完顏亮良久使人引二帝至庭下面責

曰汝南國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殺盡江南人盡
取江南地卻來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曰且牽去牢固
防護或日有眾人稱今朝十月一日上皇感泣謂少帝
曰不見天日八年矣視此身恐去死不遠難以復歸中
原汝值壯年可勉強以祖宗基業爲念思雪父母之仇
汝可與九哥二人兄弟共之言訖二帝竝泣下不止自
此上皇又耳聾行步不前終日伏在土塲而已或日雪
深數尺有使者乘馬過五國城自宣言北國皇帝已滅
南宋立劉皇帝爲君南朝人已爲大軍驅入海矣帝泣

下移時不止相謂曰祖宗二百年基業滅于吾父子之手爲萬世笑踵跡懷愍不若矣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攜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曰由燕京至此悉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稍有經營人所至者流言已收復南朝康王已在燕京獄中吾等百姓皆是說南朝事者計會將合誅遭皇帝誕日赦得免罪流徙此地時有到官府中帝所居室前貨餅者言皆如此帝相謂曰前聞改紹興私自意曰非吉兆蓋刀居口上也或日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

至庭下且宣言北國皇帝新卽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獄命曰趙某父子更移他往均州卻令康王入均州卽日發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阿計替曰從均州去又五百里路極險惡然有人民千餘乃故契丹之福州緣京國破契丹日本州人不歸順舉兵圍之力窮乃降故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閒微風細雨殆不類人世隨行有三十餘人皆有斥責語但不甚明曉耳鬼火縱橫終無止宿處皆坐于地至天曉又行有齋乾糧者于路旁坎中取水啗之

良久眾皆喉痛不能發言蓋爲其水所傷移時方退喉舌乃開二帝是日愈緩行至晚又如前宿于林中地皆礮确或有水澤草莽蔽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遂歷問從行人其中有一人曰我曾往均州此非正路乃僻惡小徑耳遂復倒行上皇不能徒行少帝或負之又三里許方及正路入一大林涉水而過乃得平正其路甚廣然其地皆是浮沙每舉步足必如行泥淖中沒至踝常不見足時眾人皆失鞋履帝及太上皇爲瓦礫所傷血流趾閒苦楚不能行步坐于小

坡石上日已晡矣方上早食迨至所經行一二十里路中逢三五人時有老番奴在路上遇心疾而死遂臥于沙中眾人以手擁沙泥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恍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皆嗽又出血或日行次見野雉二十餘隻皆飛鳴于地如爭食穀粒狀視之乃就食一蛇已爲咀嚼尙有七八尺其首三岐體皆青碧色無鱗甲頃刻啗啄無復少畱矣其雉飛鳴更相鬪擲或至死者移時猶存大雄雉出眾餘死于地者十七八隻忽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歲手持一刀與大雉高下

飛逐執之斷其首飲其血逡巡皆分裂肚腹手持刀不落俄頃其人自地升空杳杳而去左右皆驚愕不知其爲何故也初虜人見蛇雉鬪鳴皆稽首北面再拜數次乃舉取雉去或日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限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鐫刻甚巧有一人能言此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也不知其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瑩好如瑪瑙其井相傳深百丈每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泉泛溢以土石投其中則其聲如牛吼其水能治病其人曰契丹未滅日廟皆綵繪屋宇甚

壯麗其毀拆已十年矣我在幼時見說此像乃唐朝頡利可汗自長安攜石匠至此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隨行之人各于腰下取皮袋俛首取井中水其水清澈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水甘則金國福無盡也二帝視神祝曰金國之滅井水可卜傳聞九哥已遭繫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吾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以中國不能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有此祝謾求之耳良久石像閒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踊躍之狀眾視之起立于室中紋理接續如故

眾大駭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上皇謂少帝曰
吾父子倘有歸期可一卜少帝欲再卜之從者促行不
果而去或日行至一城荒索閒有屋宇市肆及官府阿
計替問隨行人曰汝眾人中有五國城中人否有即可
前行時有三人令前行至庭下見二三小兒立于庭上
皆衣毳衣執弓矢皆擊搏笑語見二帝與眾人循柱攀
梁忽爾不見俄有胡官坐庭上引見二帝言語皆不可
曉少頃帝出巡行街衢似有疏放之意飲食亦有可意
者是時日夕陰暄未嘗和煦歷數日住在城中其居民

言語皆不可曉其稱呼惟有三人是五國城中隨二帝
及眾人至此地者常以彼處人言語爲之釋或日眾人
及帝在市井閒見百姓十數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仗
旗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于牛背
流血滿身有小兒首用索縛于牛項之下云往官府祝
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鬪舞
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鈴擊鼓于前羅列器
皿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
上取男女于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

器中其男女首乃于庭上梁閒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上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舉而飲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徑趨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少帝答拜之上皇不見少帝乃語之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興身復升庭循柱于梁閒作雷聲遂不復見矣彼人皆向帝作言語云云然不可辨五國城人解曰我祀此神數世于此地未嘗有此歸伏之禮有如此之敬帝必天神也遂以

其血并肉作食眾啖之而去帝問阿計替曰何神云胡中妖神每歲兩祭率用人牛每喜則風雨及時怒則風雨失候常執人以口齧肉吸血而止今拜于帝前可知大王自有無窮前途也或日有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產稻米也視之堅硬如麥飯內有雙仁嚼破食之數日不饑腹痛泄瀉久而方定上皇食之手足軟弱不可行步執物其人說此物初生多在沙磧中苗如蘆葦高七八尺暑甚結穗每穗約有一二合外有黑殼用木棒打開取仁食之彼處人呼曰沒加又有茶朮草其樹

高三尺葉如南棟花而紫色皆有白黃點花開四出其
大如手碧色或有八出者其結實大如拳熟便可食其
甘如蜜彼人呼曰茶朥子又有野患草生布盈野如南
方艾蒿之屬彼人種而方生採以爲茹至夜無燈惟此
城中北大石坑中水漬沒加及茶朥野患草三種其水
稠如南方之油冬閒大雪尤有彌漫廣野經旬不止者
人皆入土坑中跽伏居止布沒加諸草苗于其中自然
溫暖其他異于人世者不一今不復錄大約皆淫隱事
也二帝凡在均州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已旬日不

復有藥彼中疾者取茶朥子啖卽愈少帝使人求之去
皮令上皇啖之云苦吐出不及下咽而喉閒已成瘡疾
布滿又爲從行人移置溼地泥淖中居止因此大困天
眷三年宋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正月旦彼處相賀但二
人相見以手交腋歌舞笑語爲禮而已元宵亦有燈以
坑水漬沒加茶朥子以苗莖爲炷而然之是日其宅令
男女合婚皆以高低色澤相等者爲偶合之式會于城
北大澤閒從民便自配之仍于其地卽便交加事畢男
負女而歸或日梅尋部大王來均州市易打搏至其人

學海類編
約十餘皆毳衣跣足言語不可曉物亦不可名其人市
易罷殺牛馬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也食牛皮者
如啖藕蔗復以物兩篋送官而去或日早少帝自土坑
中顧視太上皇則僵踞死矣少帝哽咽不勝其慟阿計
替勉帝曰可就此中埋藏問鄉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此
地死者必以火焚屍及半燼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
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有人已白官府乃引彼
土人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少帝號泣
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屍于其旁用茶脯及野蔓焚

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之以木杖貫其尸曳行棄坑中
其屍直下至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躑躅于地大哭已
而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
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爭力挽之少帝究其日
月則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初上皇崩時年五十四遺
言欲歸葬內地郎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
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
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尙何請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
朝夕哭爲文以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四
史參
髯而莫逮淚洒冰天金人義之而不責共誥在冷山間
之北向泣血往燕山建道場于開泰寺疏曰千年厭世
忽駕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
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雖
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
繫而嘔血伏望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
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爲墮淚爭相傳誦俗重忠孝
不以爲罪先是上皇尸投坑中事畢阿計替與眾人促
帝行甚速或日有牌使至州引帝至庭下乃宣聖旨曰

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住源
昌州聽命少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爲
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卻是南地若去燕
京稍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故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
日遂起發均州從西南去隨行人比來時又死及半止
有一十三人內人死亦皆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阿計
替并眾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不止衣裾破敝
隨行人及帝皆如鬼形狀所行之路猶平坦好行非昔
日往來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閑花野草生花皆

有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至一河水不甚深廣遂于下流淺水中眾人涉水時帝及人從皆洗足阿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閒問於人言去北京爲正路惟大王勉之帝曰千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一身伶仃孤苦獨在不死何爲倘北國皇帝恩造早賜誅戮亦猶生耳庶免如此勞苦自東京至此跋跣已六千里路矣阿計替曰幸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久矣帝曰所苦者上皇崩非其地投棄坑中不幸之大阿計替曰勿思可也其路途閒亦時有人往來皆胡

人也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領南望塵埃竟天帝曰我見此塵埃精神已折喪在雲州五國城兩三次驚怛不已左右曰此北國同知出獵也時天氣頗和近四月天高日明狐兔縱逸皆出坡下觸石而死者三四頭人從或取之以刀刮石取火以草焚之用狐腸胃炙而食之從此又行五六日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其邑甚壯其同知乃是阿骨打從兄孫名赤黎喝阿計替引帝至庭下見之少帝視其人紫衲金帶左右列侍三十餘人面顏瑩白如婦女之姿極爲俊麗謂少帝曰汝南朝少帝乎

遠來辛苦帝唯唯又曰聞汝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故推
恩移汝在此無苦煩惱命左右以杯酒麪肉賜帝與同
食于廡下食畢赤黎喝召帝至前詰問曰汝年若干而
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跣數千里外安得而
不頭白乎時帝髭長數寸赤黎喝云吾北國太祖皇帝
在日與契丹不足慮地爲其所併故銳意欲滅之耳豈
敢望宋南朝而汝國中賊臣不順天命妄與吾家自結
邊釁奸邪閒謀以至于此而固不可解矣今皇帝是我
姪孫此閒有兵萬餘鎮守此地汝但安心莫憂令引帝

出居一小室其中有牀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
替同宿阿計替曰賴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恐別
有移南之理時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
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冬而止

七人自起源昌州行六十里是晚宿于野林中飲食亦微有乾糧等物是夕有大月出自天東陰晦中雖有光而不能照阿計替曰今日月盡那得有月俄大月之下又有一月相似中發紅光亘天數十丈其聲如雷是月乃郎主殺陳鄭二王之應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平地數尺有野鳥數百爭飛雪中如雀鴿狀視其地有死狸兩頭在雪中良久羣鳥食狸之肉殆盡皮毛無餘其羣鳥伏地皆化爲鼠皮毛紛落走入雪中土內皆不見其變未全者尙餘鼠首鳥翼宛轉雪中隨行中有一人曰

此土有此物遇雪中若食狸者皆化爲鼠能穴地數十丈而去或日行次帝足閒出血不止行不能進痛不可忍中有一人名阿父董以小刀于帝足閒刮去一片如錢大曰若不如此良久必潰此足緣此沙中有蟲入肉中作毒故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黃龍府來往北京麾下人備言其勇嘗駐一鎗于地謂能出者以兄呼之盡數百人莫能出之者其人但以兩手指出之眾服其勇問其名則曰阿祝務里也又能使入他軍中見物如白日由是殺人人莫敢施其勇帝與諸人立路

傍林中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行至鹿水水至深而碧色無上下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自地中涸呼舟而渡闊約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紫色人或採而食之岸邊生草如蒲色黑如漆甚柔韌可採而食之岸人緝以爲布如南方木棉布相似其水中有魚如鱮魚碧色有二足能鳴如鷄聲捕者用長竹上安鐵叉刺之可得土人云可生啖如南方食繪魚云或日次壽州見同知乃云是真定府人大觀中爲軍于安肅軍犯法避罪北入契丹以財上金主見帝亦慰勞自云大觀中北走至此

幾二十年矣亦頗有酒肉少許阿計替與之言語甚愜和是晚宿于壽州之官舍左廡下夜及半聞室中有歌聲帝謂阿計替曰此閒亦有人會歌唱柳耆卿詞雖腔詞不成亦何由至此洎明日同阿計替詢問爲誰其人姓斛律名思乃詢問昨日所唱女子且曰金主皇帝所賜婢妾問之乃東京百玉宮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婉美昨日唱罷亦語吾曰前面宿的官人好似我家叔我答云便是南國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聞之亦爲泣左右促行乃出城是日宿于城外一寺中視其殿

學海類編
三
史參
像俱無惟石刻二胡婦而已無諸供養空寺闐然是夕
微有月暗中鬼火縱橫百十爲羣分而復合或日天氣
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夾路襍以野花皆紫色路之左右
亦有畊者其牛皆不甚大而白者尤多角反如羊見諸
人至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明事之最靈每遇有貴
人到此地其神必先期一夕報之夢中云來日有貴人
自何方至故吾等備酒肉出獻昨夜夢中來報云明日
有天羅王自東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三人是阿父遣
來路上祇候有酒肉來獻阿計替并受之帝謂曰汝神

在何地民引手指示曰山阜閒有屋三閒是也帝與阿
計替共往入門如聞人揖聲若三十餘人聲眾人訝之
既至前視其神亦石刻也乃一婦人狀手執劍則鐵爲
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眾人皆拱手稽顙既出門又
聞如三十人唱喏問其名曰有名乎曰無名也但稱將
軍而已每夢所見亦婦人持劍披甲而來或傳曰乃契
丹天皇后侍女之神也因出征伐從天皇王韃鞬没于
此天皇特爲立祠流傳至今不絕帝及眾人贊其威靈
而行然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爲何意阿計替曰天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四 史參
知之乎帝曰不知也阿計替曰幼年曾讀佛書有天羅神名字今呼爲天羅王神必知大王之身乃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是定數難逃帝笑而行或日在途去神祠百餘里望林麓閒火烟起及聞鐘聲阿計替曰此必寺字也乃走入其寺有二金剛鐫石爲之竝拱手而立入其門亦有胡僧出迎遂登堂視佛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盃香爐而已僧詰眾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北京去阿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北京皇帝

前去路經此地故來暫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眾人喫時眾人與帝不知茶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北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邨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茶味如釋重甲之狀其茶器盡白石爲之眾人中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趨堂後屏閒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屏後求之則一空舍惟竹堂後有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出而獻茶者也眾共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必矣敢先爲賀自大王之北徙南回蓋有

四祥是前途不可言否塞也帝曰何謂四祥阿計替曰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收興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吾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遂出寺行或日至一邨落中有民三百餘戶乃契丹天皇之陵昔在道宗置守陵人于此由是乃成邑帝至于彼望林中草木茂盛樹翳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時近夏令草木茂榮之時也前有石羊狻猊麒麟之屬皆斷折不完問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冢墓去年差人到此開掘取去金玉珍珠寶物

甚多天皇王骨殖棄在長江水中帝聞之感傷乃曰吾祖宗陵寢半在北地半在洛陽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泣下曰吾父之墮坑沈水與天皇落水一同吾母埋路傍吾妻又卷以竹席何異狗豕之死吾之身又未審如何若死未必不若此設也或日行次見一屋宇如天皇陵相似云是道宗陵遙望見室中有紫衣人監督發掘良久出其棺皆石也棺中有物人竝取之紫衣人特遙遠不知爲何物所可辨者一鏡照日映光射天地外竝不知爲何物也立既久見阜衣吏二人以一竹器持骨殖

將石棺中骨棄於道傍邊碎之而去帝見之謂必道宗也
也因知水中之天皇言不誣矣乃泣下曰吾之祖宗骨
殖亦如是也泣行里餘乃止帝行路中飲食稍稍可意
又有民人相顧而止宿多在寺院中及民舍閒故前後
不復再書意皆同此也或日行次路傍有木高丈餘其
葉兩兩相對有花如盞大黃色 出有實亦相對大如
木瓜綠色以手觸之已成熟隨行人中有莫利列者取
而食之方入口嚼齒竝落如屑舌墨如漆急吐之滿口
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終日不能食經旬方已阿計替問

其民云此名綠益子能碎骨如泥彼中橐駝初生時以
潤其蹄則千里可行不然則不可行剛利如錐舉而刺
之則如刀鋸之利除此及作骨用外無用也或日行至
一鄉聚有居人數十家云此王昭君青冢也有冢墓在
焉碑石斷缺不可觀惟有題額皆八分書亦不可辨識
帝息于木下盛暑中隨行人皆疲困竝欲少息木下大
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
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
女及二小兒皆震死先是數丈大火流于帝前方大驚

學海類編
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識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悞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眾人皆不能行緣雨具不及備也是晚宿民舍閒問民曰此去到京中若干路曰尙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或日行次一州郡詢其左右曰平順州也入其城屋甚雄壯其居民繁夥市井貿易類北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于駟舍安宿亦給酒食甚豐厚時七月七日也其城中父老皆盛服攜小兒游

玩市井中帝不得出駟舍小室中室中亦有牀褥几凳帳幙之屬帝見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時駟舍官中作酒肆令百姓游賞飲晏作樂賓客四合帝在室中遙見一胡婦攜數女子皆俊目豔麗聲音皆東京人也或吹笛或謳歌或舞或笑在席持杯勸酒有得酒食者有得錢者其錢酒肉皆歸之婦手稍不及者胡婦以杖擊之少帝與阿計替曰此閒婦女何苦如此阿計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少帝曰吾在東京曾聞不曾見果有此輩又胡婦何爲者蓋其主也俄頃同知遣皂衣吏持酒至帝

室中謂帝曰官給酒食汝等就此飲之既設席飲酒胡婦不知其爲帝也亦遣一橫笛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子女回顧胡婦稍遠乃曰吾百王宮魏王孫女也先曾嫁與欽慈皇后姪孫京城陷爲賊所虜至此賣與富人家爲婢又遭主母詬撻復以我與此婦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遭胡婦箠楚罵詈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也是虜到此也帝但泣下不及告遣以酒肉遣去或日經行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次日

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大率皆若中州而繁華不及順州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肉飲食止宿則駟中也城中有兵約萬餘有中貴在此作監軍城中所用錫錢所飲食亦有麪飯穀粟是夕地震至曉不止民有隨地轉者小兒皆啼牛馬夜鳴又大風雨黎明而止城中有劉備廟神像碎如棋子或日行至一鎮邑云平水鎮去京中止二十餘里阿計替曰來日至京中矣是晚宿山寺中竝寺房皆僧舍也帝與眾人同屋共臥聞鄉舍僧語云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况他前身是玉堂天子

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閒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在數千里外矣一僧云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眾人所寢身體隔礙不及而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僧答曰已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此行如何聞至此少帝拱手聽之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二十餘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皆帝之所親識也當日亦有可書以其非所錄之本意故刪之將至鷄鳴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

計替不寢聽之甚審相約來日共究此事泊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室則塵埃覆地若數十年無人跡至處遶寺呼人無一僧一童門外之居民則經兵火而無復有也帝語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六十四卦及馬足之句計替曰六十四卦者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宜戒乘馬之意言畢遂行至午始入京天眷五年十月九日在南宋則紹興戊午年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京中汝可與他先見元帥阿計替唯唯時民皆聚觀或泣凡行數十街始及元帥府沿途問勞阿

計替引帝至庭下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身答禮止之曰無慰問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替勞涉之狀亦唯唯粘罕曰汝果爲不負幹離不也今日往返一回六七千里路矣遂呼左右將趙某去賜與酒肉畢令計會閤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令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宿言訖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京者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有差是時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旨令與海濱侯

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其中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直人也海濱侯延禧謂少帝曰趙公汝自何來答曰自源昌州來宛轉近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若是延禧曰我與公大同小異我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在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爲鄰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地升天不若是左右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于室中二人同牀女直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廡下椅上二

學海類編
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與趙某免朝見竝賜入鴻翼府監金人之鴻翼府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竝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仍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居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密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帝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海濱侯居所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其私語幸不根究時阿計替復

在彼中監守帝居一小室有時或與僧人閒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于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甯見在饒風關大戰得關西四五路卻被夏人作亂陷延安一半州郡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之于京今日見人說高麗兵侵界郎主今僉兵刷馬前去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以河爲界復歸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持縑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監者語不得令帝出

室中門自此逾秋至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北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乃宋紹興十年也或日有單馬若貴家人寺僧令監者與阿計替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蓋天大王并韋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于壁隙中遙見韋妃同一官長潛行從傍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韋妃爲阿母于是帝知韋妃已爲蓋天大王妻也見韋妃形容稍和因思其母鄭后大泣下其二人歷觀寺中移時闕寂云車從

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後三四年節朔與常日未嘗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至者必大官也民人罕有至者帝乘閒問計替曰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頗與中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曰我本東京陳畱人大觀中爲僧宣和德士乃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值蓋天大王將我住持此寺今年五十餘僧云亦時至韋夫人宅夫人密地亦時問大王動靜帝曰前日所抱小兒何人也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一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人傳韋夫人意曰夫人令致意入哥南北已通

學海類編
和以黃河爲界八哥亦恐有歸期又曰前日韋夫人知
朱鄭二后死及太上升遐亦淚下與我金釵一隻令我
作佛事追薦望大王寬心歸期不遠又云我決無歸去
之理緣共蓋天大王有子也自是之後更不聞韋夫人
之耗至天眷八年秋阿計替復爲元帥府召去更增監
者二人共爲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寺僧因監者皆去
請糧食潛于隔窗呼帝曰蓋天大王同韋夫人已往江
南矣南朝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六使往來今日已行
七日矣帝曰叫他母子團圓吾死亦無憾雖在此閉固

若比在均州天堂地獄有別矣寺僧去甚速良久監者
至問僧所言何事帝答以他事而止天眷十年癸亥金
國主乃令帝出僧寺于京中之北賜宅以居之雖云賜
宅而其實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人問之
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水火則旦夕隔
門取給于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紉一一皆取
給于外且云得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具所需之外
皆監人受之也其室中牀褥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
中無燈至冬深監人遞絮三斤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賜

是歲帝室中有怪遇夜悲嘯不止少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年帝于室中窗隙閒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所居必少憩而後去馬前有一卒面如相識者但不能記爲何人也自此人過其門而與相熟監人語及宅內官人其卒問曰此宅何宅曰官中所賜與人居也卒及監人共語于外帝私立于門內之小扉聽之卒曰何官人監者應曰此乃南方趙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一人在此年已四十餘卒曰是也遂同貴人去帝于門內忽憶之此必吾兒謀也初在京日

不曾相隨故流落至此雖吾之少幸此子亦知吾之存何辜至此自後其卒不復至門有紫衣屢憩室前帝伺之竝不見其人來乃問監者曰常所憩者何官也曰都統軍僕撒太尉之子每于城北澤中射箭故來憩此是歲因郎主生辰亦嘗賜酒肉于盛暑中亦少賜輕絹數丈天眷十二年秋九月一夕京中失火凡數日相繼不息北京爲之一空郎主大怒欲伺甲乃大出有人千餘而火勢愈不息隨火起燒死者千餘人北主勒兵出城北門避之于寶蓋寺其北帝之所居止去數十步一日

學海類編
帝立于庭砌間因見金主在寺中閣上儀衛甚眾帝急避之是晚城中人來往殊甚忽急郎主入城凡誅戮遺火不救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連延燒屋宇半日而止是歲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亦病而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于監人于是月給米薪不復入其門有再遣至胡婦未入帝室監者畱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譖謂帝常出怨言凡指二十餘人于是官司命徙帝于城東玉田觀凡月給薪米之類竝令觀中請受之仍令監者四人半壯半老主出入飲食所需大槩如安養

寺之監守也雖衣服亦少賜矣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又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也于金主爲兄其妻在燕京亦爲郎主所侵一應諸王妻竝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有畔之之意矣天眷十五年金主又殺淄王洙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駕擄盛服及內侍鐵立深祖并典國如三人而已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飲食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乏衣服破敝無復接續是歲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卽位改元貞

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日夜既集又令監人漆至十八人牢固監守貞元二年亮移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執如囚狀飲食粗惡其廨院即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帝由是知亮有相害之意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治甲兵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爲完顏骨悉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母事兵甲南伐况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已用之况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外復無一岐王乎亮叱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

曰我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無敢諫者尋以鳩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兄平王孚孚因事諫之亮服罪醉平王以酒而殺之是歲帝在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不如寺觀中時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錮之甚密時先金主有二庶長曰伏次曰續領兵于右閣關凡領兵內圖外伐數年不克因嬖人護師奴詐作牌使以母意乘閒盡殺其子亮大悅賞金一萬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訓練益急簽刷愈煩欲南征矣貞元六年亮遺書于

南朝丞相秦檜又得檜書言及張俊韓世忠諸名將皆
薨亮乃酣飲無復內外意左右顧盼然雖有萌心恐其
威不敢發少帝亦在右廨院拘囚加病飲食如囚一槩
矣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國改元于宋爲紹興二十六
年是歲金國地震一月之中凡二十有四帝久在右廨
院拘囚坐久溼淖似有中溼之疾正隆二年及三年大
敗夏人兵至靈州盡復亮前後所侵故地先二年夏人
敗金師亮乃遣大將郭相公破之卽育雲奴也至是夏
主李景先大恐納款降仍奉歲幣金玉以和金主不從

再遣將攻戰遂俘夏主弟李守先夏主困詣軍前納款
乃從和是歲少帝猶在右廨院正隆五年命契丹主海
濱侯延禧竝天水侯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鞠時少帝
手足顛掉不能擊鞠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
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于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
侯與天水侯各領一隊兵馬爲擊鞠左右兵馬先以羸
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旣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
來直犯帝馬首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于馬下
帝顧見之失色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屍以

學海類編
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以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馬足之禍也酒酣亮與左右曰祖宗以來不能混一區宇切惟恥之今四忌已滅無復外憂吾當南征而登衡岳矣是歲亮令刷兵馬過河而欲犯錢塘矣

阿計替傳

阜昌七年春阿計替以其所書上皇少皇鄭后朱后生死事屬余曰秘密之蓋余與阿計替姻婭也阿計替本河北棣州人靖康中因賊將攻城守城王若恩投降爲府中介吏來日賊將鐵立熾憾入城王若恩與相見拜跪坐聽上鐵立熾憾曰此人貌似吾兄吾當重之乃以卮酒賜吾曰飲之乃呼吾從行至是月餘河北征伐命我常常隨之一日熾憾詣幹離不帳請見議事亦將吾

偕行時我以番服裝束幹離不一見呼我曰阿計替何
尚在我但唯唯熾憾曰非真阿計替乃此人貌似耳因
問我則云是家人也且使人訓吾以番語謂熾憾曰但
呼作阿計替待吾照管他一日幹離不與熾憾飲次且
曰阿計替休去他帳中自此只在幹離不帳中手執刀
劍或弓矢幹離不惜吾之慎謹嘗語以密事靖康二年
我已在幹離不帳下手執弓矢隨幹離不圍京城之安
上載樓門親見幹離不帳下將鐵斯可紅敗郭京以刀
砍落京左臂遂墮地爲可紅所殺時可紅縱兵薄城下

高舉阜旗指揮人渡濠以石投牆時安上門之西有金
國兵將糜斯赤者領一軍名曰赤伏軍運阜旗于洞子
上偶爲城上軍人所得遂殺之奪其阜旗手持呼于城
上曰殺了番人也他處望見阜旗登城遂爭相奔潰金
人見城上軍潰乃上城東京之陷出于談笑之間次日
幹離不入城居端相寺命阿計替領軍人打擄凡得財
物千許女子十四人內城尙閉未開然金人已將子城
駐軍矣又明日子城開幹離不入子城居阿育王寺法
堂唯是粘罕使人計會打擄取索金寶婦女一日幹離

不在法堂上坐有執女子三人至曰獻與大王時幹離不屬北部先曾爲耆王故呼爲大王也阿計替在傍視其女皆姿色顛汗而不能言問其實曰荆王宮三女也長曰檀檀次日曰修奴幼曰瓔珞今日胡人到荆王府取金寶將父母敲殺畱吾三人在此遂流涕不語幹離不呼其子尙敷阜曰與你三人奴婢遂引三女去是夕聞尙敷阜俱淫焉自此日日有挾女子到者幹離不曰若是百姓女子卽分與左右親屬若是皇族中女子卽賜與尙敷阜幹離不年六十餘性猶酷毒莫敢逆其意尙

敷阜有弟陸篤誥年尙幼每見女子必就幹離不求之幹離不不與又于尙敷阜求之不得一日伺尙敷阜大醉使人殺之盡將美女子中絕色者自東京出奔外氏粘罕之長子幹離不自此之後不令人擄掠女子所服事者二人皆美色亦逐之後亦入城反爲他軍所得尙敷阜遺下猶有二十餘人幹離不悉令分付與左右親從阿計替所得一婦人詢其本末云是東京珠子舖王員外女年十九歲嫁與質鋪周家爲媳婦番人入城殺戮滿家被番人持我來獻元帥遂與尙敷阜又說其人

飲酒五斗餘啖肉五六十臠每醉必御婦人自夜至曉未嘗少輟婦女不勝其苦既而爲弟所殺婦人皆喜有緣奴有一妹在尙敷阜閣中後爲陸篤誥劫持去矣其後三月開車駕出城幹離不呼阿計替曰我作日已與元帥說及了叫你去隨南國官家前往燕京次日幹離不引阿計替見粘罕面如赤棗色大耳蝦鬚目中有赤光顧視威人呼阿計替曰你是南州鐵立熾憾之兄乎曰然粘罕曰今叫汝押送趙某父子并他二妻往燕京在路小心因遣人令赴千戶同去至中途見騎兵護二

二帝者乃同迤邐至燕京及移安肅軍雲州五國城及西汧州又自源昌州等處往來萬餘里後少帝復自源昌州兩徙至燕京又復三四年遂再四語余曰我隨二帝二后跋跣萬餘里若非我愛護死亦早矣吾本大宋人感他南朝恩德故在路所竝不拘執惟是溫言撫恤及戒約左右護衛而已余到冀州乃持前州府所過事跡以語余曰萬一此文達江南使中原可復腥羶可除而欲求其實當以此進余念阿計替之納忠故直書其事于前又見其本末于後如此不暇飾之以文詞覽者

幸毋笑其拙其閒倘有忠義之人能流傳以至南方亦可顯阿計替之忠矣今因南朝議以河爲界有張氏者欲歸南余乃書其本末以與之令持以南渡其遺藁殘文已悉焚之不存其跡矣阿計替本姓朱氏名得成棣州人今見爲滑州宣德使云

春明退朝錄卷上

宋 常山宋敏求次道著

熙甯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人泊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繼之先廬在春明里題爲春明退朝錄云十一月晦常山宋敏求述

國朝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樞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十五

韓魏公三十六

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晏

元獻公宣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文

莊三十

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皆二十宣獻

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皆三十六楊文公錢子飛

皆三十七盧相今參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

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云

真宗朝歲時始賜飲於宰相第大兩省待制以上赴林

尚書特以諫議大夫為三司副使亦預焉既而并諸

副使遂以為常王太尉主會唯用大官之膳少加堂

餐自丁晉公助以家饌至今踵之

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輔臣為宮觀使而景靈會靈

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司康定元年李靖康公

罷參知政事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後學

士皆為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為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萬齡避家諱也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師端愿

為觀察使止得管句祥源觀自陳於樞府宗袞宋元憲也

謝眺謂謝安為宗袞乃加以都管句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

也

宗袞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宋

景文言人之屬文自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又曰

為文是靜中一業爾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樞密院同知院然使與知院

不並置也熙甯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陳

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在

呂公之上故也

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

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

文清向文簡三相又至至中和文潞公劉丞相富鄭

公三相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八

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竝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

院事景德三年馬正惠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以檢

校太保竝簽書樞密院事治平二年今郭宣徽為同
簽書院事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
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之
失也

趙德明歸款真宗賜以宗姓然不附屬籍晁文元草制
云奕世荷殿邦之德舉宗聯命氏之榮寶元二年元
昊叛詔削屬籍非也

唐太宗自撰鄭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實碑本朝太宗

撰中令趙公碑皇祐中王侍郎子融守河中還乃以

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

碑曰旌賢其後踵之者懷忠呂許顯忠李忠旌忠寇

公全德元老王太尉教忠積慶文潞公親賢李侍中哀

親齊國獻穆公旌功曹襄悼舊學晏元獻崇儒丁文簡舊德張鄧

顯先積慶趙中令旌忠懷德張侍中儒賢高文莊褒賢范文

正思賢劉丞相清忠王武恭旌忠元勳狄武襄褒忠陳恭純

孝張文穆英宗御篆忠規德範宋元憲上御篆淳德守正

呂文穆大儒元老賈魏公

國朝歷三師三公者太祖卽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
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典自
守太傅爲太尉荆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
太保爲太傅

趙令以司徒太保侍中在中書以太保中書令畱守西
京又以太師西京養疾王文正以司空司徒太保在
中書以太尉罷爲玉清昭應宮使

范魯公以司徒在中書王祁公薛文惠呂文穆竝以司
空在中書丁晉公馮魏公王冀公竝以司空司徒在

中書韓魏公以司空在中書司徒爲節度侍中曹襄
悼文潞公竝以司空爲樞密使侍中呂文靖罷相以
司徒監修國史曾魯公以司空爲節度侍中

呂許公以太尉致仕張鄧公會魯公竝以太傅致仕陳
恭公以司徒致仕李相昉張相齊賢章郇公宋鄭公
富韓公竝以司徒致仕

國朝宰相爲僕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
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正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
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公

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會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為僕
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僕
射石元懿一人

列聖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藹寫太宗聖

容於啓聖院後玉清昭應宮範金祖宗像餘多塑像

其殿名在京曰慶基奉先禪院開先太平興國二聖

玉清昭應宮奉太永隆啓聖院奉安聖玉清昭應宮

祖太宗同殿見上宗慈孝延萬齡永宗崇先孝嚴景

宮奉英德景靈宮在外曰聖武楊州建隆寺興元西

仁宗英德奉英宗在

應天端命州帝華西京應天院統平太原府昭孝西京

院以下信武澶州集真華陰雲又鳳翔太平宮有祖宗

神御殿南京鴻慶宮有三聖神御殿西京永安縣會

聖宮有五聖神御殿今京師定力院有太祖御像國初

待詔王諸后影殿曰重徽奉先禪院奉明德太彰德

慈孝寺奉廣孝景靈宮奉廣愛萬齡觀奉

章獻太后章懿太后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雷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

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為埧閘瀦水以過舟官吏擊凍

督役稍稽則皆何校甚者劾擢以次被罰州縣官降

敕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太尉為相過萬戶而

謙挹不封慶歷七年南郊中外將相唯夏鄭公合萬

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於

是王康靖封遂國公章文簡封郇國公王武恭封冀

國公其後遂以邑封合萬戶者徹國國朝以來封國

公者范侍中魯王文獻祁向侍中譙靜難節度劉

公重進燕保大節度趙公贊衛定國節度馮公繼業

梁張侍中永德鄧張尚書昭舒鄭孟中令昶秦王中

令彥超邢趙中令梁許呂文穆蔡徐寇忠愍萊丁秘

監晉馮文懿魏曹襄悼韓魯王文穆冀張榮僖岐鄧

呂文靖申王文正沂張文懿鄧章文簡郇夏文莊英鄭

王康靖鄧遂王武恭祁冀賈文元安許陳恭公岐英文侍

中潞杜正獻祁宋元憲晉鄭龐莊敏穎韓侍中儀衛曾

侍中魯英堯富相祁鄭韓

太子諡昭成許王元僖初悼獻周王

諸王諡悼秦王懿魏昭王康惠岐王恭憲楚王恭靖陳王

文惠安王恭懿鄧王恭惠曹王恭肅燕王懷靖襄王

學海類編 卷上 七 史參

悼穆豫王 悼懿鄂王

公主諡恭懿宣祖女燕國大長 賢肅太祖女秦國大長

賢靖太祖女晉國大長 恭惠太祖女許國長公主

英惠太宗女燕國長和靜 恭惠太祖女許國長公主

女鄭國長公 慈明太宗女申國大長 獻穆太宗

主降王貽永 昭懷真宗女出俗為道士 莊孝仁宗女

降李遵勉 昭懷真宗女出俗為道士 莊孝仁宗女

宗室諡恭裕申王 康孝南陽郡 安懿濮 孝定相王 榮易

定王 恭肅廣平郡 思恪永嘉郡 懿恭平陽郡 僖簡信

允良 王德隆 王允迪 王允升

郡王 康簡廣陵郡王德難 和懿定安郡 恭僖舒國公

僖靖同安郡 僖穆丹陽郡 安僖榮王從式 安簡都信

郡王 安恭博平郡 慈惠申國公 僖安楚國公 和惠河

郡王 惠恪楚國公 僖溫遂甯郡 良靜魏國公 恭簡韓

承衍 惠恪從古 僖溫承範 良靜宗懿 恭簡國

公宗 良祁國公 昭裕遂國公 修孝南康郡 恭靜

宰相諡文獻王祁公 宣懿魏僕射 忠獻趙中 文惠薛

居正 陳恭惠沈相 惠安宋相 文正李司空 文惠薛

正惠 呂相端正字 文穆 呂許公蒙正文 文定 張司空齊

文靖 李相沆呂 文簡 畢相士安 忠愍 寇萊 文懿 馮魏

張鄧公 文正 文節 張相敏中 章惠 王相隨 文憲 章公得

象簡 元獻 正獻 杜祁 恭執 陳相 文元 賈魏公 莊敏

龐穎 元憲 宋鄭 公 景襄 楚公 元懿 石僕射 恭懿 王公

樞密使諡元靖 李公 景襄 昭輔 元懿 熙載 恭懿 繼英

文莊 高公 宣簡 田公 惠穆 呂公 文忠 陳僕射 襄悼 曹侍中 榮僖

樞密使相諡武惠 曹侍中 文忠 堯叟 襄悼 利用 榮僖 張侍

文僖 錢公 恭毅 楊公 恭密 改 文康 王相 靖康 王

中貽 文莊 夏鄭 武恭 王公 德用

參知政事諡文懿 郭尚書 文恭 李公 景肅 趙公 康節

辛少傅 恭肅 溫尚書 惠憲 王尚書 文定 趙右丞 安仁

文僖 陳公 康懿 任尚書 肅簡 魯公 簡肅 薛公 宣獻 先

文忠 蔡公 文肅 盛少傅 忠憲 韓少 忠穆 王公 康清

李少傅 文莊 晁公 安簡 王公 文正 范公 正肅 吳公 文

若谷 文簡 丁右 康穆 程公 文安 堯臣 質肅 唐公

烈明公 文簡 承度 康穆 戲 文安 堯臣 質肅 唐公

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諡宣靖 錢鄧州 恭質 宋公 景莊

王公 正惠 馬公 知節 正字 安惠 周侍郎 起任 武穆 曹

嗣宗 正惠 犯仁 宗嫌 名 安惠 太傅 中師 武穆 公

瑋忠獻范尚書僖質趙少師憲成李侍文孝張左丞文肅鄭公

戩恭惠任少師威敏孫公孝肅包公文恭胡少師忠簡王

使相諡恭惠安仲王元靖王中正懿高中武穆高宗忠順陳

烈石中令莊烈何中恭孝孟中武穆高宗忠順陳

進忠懿錢中莊武李侍安僖錢侍莊惠宋

師恭惠張美忠武李繼武惠潘公忠肅王公榮密柴

宗慶恭密楊公恭僖李侍文簡程相良僖李昭

文臣諡文安宋尚文莊江陵忠定張尚文恭薛尚忠肅

馬少亮楊侍文恭惠李中文元晁少宣孫少康肅陳公

保亮楊侍文恭惠李中文元晁少宣孫少康肅陳公

章靖馮元宣懿楊侍恪李右景文宋尚襄余尚恭

安張尚莊李尚修懿錢公懿敏王尚懿靖李少

武臣諡溫肅杜公恭僖杜公恭惠杜公武毅曹公忠

武郭公勤威馮公和惠王公恭肅王公忠惠吳公元

惠周宣武康王公武懿曹公忠毅彭公恭莊張公

宣惠錢雷和文李公壯恪夏公安毅鄭公忠僖

夏宣徽忠隱葛公壯愍劉公恭壯高公壯定楊雷

宗守斌忠恪曹公密郭宣良惠劉觀察榮毅懷德公良定

宗守斌忠恪曹公密郭宣良惠劉觀察榮毅懷德公良定

宗守斌忠恪曹公密郭宣良惠劉觀察榮毅懷德公良定

宗守斌忠恪曹公密郭宣良惠劉觀察榮毅懷德公良定

宗守斌忠恪曹公密郭宣良惠劉觀察榮毅懷德公良定

李雷後勤惠張公

外戚諡武懿劉公康懷劉從安僖曹公恭懷曹公景思

張堯

內臣諡忠肅劉承安簡王承僖靖藍繼安恪盧守僖恭

王惟

安僖岑守僖良皇甫良恪張永榮恪藍元忠安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

耆康彊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美詢其服餌之法恭

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

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許公以為然

父子掌誥國初至熙甯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正字

名王兵部正文王惠獻安簡晁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梁翰林

莊呂文靖仲裕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

咸平六年併三部為三司使官輕則為權使公事慶歷

中葉翰林道卿再總計止云權使蓋中書誤也其後

遂分權使與使公事為兩等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閣長

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宗袞作掖垣叢誌而不解

其事按舊唐書亦無聞焉惟裴廷裕正陵遺事云舍
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予爲
舍人日邵興宗入院不疑爲閣長壓角時議美之
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
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尙書維皆爲譯經
潤文官天僖中宰相丁晉公始爲使天聖三年又以
宰相王冀公爲使自後元宰繼領之然降麻不入銜
又以參政樞密爲潤文其事寢重每歲誕節必進新
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

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
之閉堂慶歷三年呂許公羅相以司徒爲譯經潤文
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降麻入銜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亦繇唐
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誘吾所不爲

予治平初同判尙書禮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皆
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
人百日內洎知制誥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須知百
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爲瑞錦窠員外郎廳前有大

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
員外郎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
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
印宜準故事碎之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
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鼕鼕鼓
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則京都之制也
二紀以來不聞銜鼓之聲此後金吾之職遂廢之矣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
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
判而兩制爲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寺
竝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按唐太常置卿一員
少卿二員博士四員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
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

天聖元年改同判院
爲司知院卽博士也

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
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爲判寺好事

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
太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爲廡舍旣成而已
立爲皇子遂爲太常所請焉

端拱中西掖六舍人旣而出錫罷職知陳州頃之宋湜
貶均州團練副使王元之商州團練副使熙甯三年
閣老錢君倚守江甯明年予自請出院季才元蘇子
容皆落職惟吳冲卿權三司使不供職閣下無人草
制遂命二直院焉

開寶二年李文正正字犯仁宗嫌名以中書舍人盧相以知制

誥竝命直學士院六年知制誥張公澹直學士院太
平興國元年湯率更悅徐騎省鉉直學士院王忻州
克正張侍郎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至熙
甯二年復置舊官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爲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洪
正字犯宣祖廟諱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

此爲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
相領焉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爲重自
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

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
惠竝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
文簡與寇忠愍竝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
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
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公
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
使慶歷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亦非
舊制也

太祖太宗時文臣爲使相惟趙令一人真宗時寇萊公
王冀公二人節度使李南陽一人乾興後難遽數矣
唐文武參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爲左金
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本朝頗循其制工部侍郎
王公明兼黃州刺史給事中喬公維岳換海州刺史
三司使尚書左丞李公士衡換同州觀察使學士承
旨刑部尚書李公維翰換相州觀察使翰林學士工
部侍郎陳公堯咨換宿州觀察使如錢鄧州及慶歷
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以用兵擢之也龍圖

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秦州防禦使非美遷也
武臣換文資者太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秘書監遷工
部侍郎復換觀察使

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
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令班翰林之下乃命
爲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都省以都省
自有印也

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明殿學士
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之後食於其

院端明殿卽西京正衡殿也本朝程侍郎羽爲之後
隨殿名改爲文明殿學士李司空昉嘗爲之慶歷中
以同永定諡號改爲紫宸殿學士丁文簡罷參知政
事爲之何右丞郊時爲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稱又
改爲觀文殿學士未幾賈魏公以使相換僕射因置
尙大學士處之仍詔非歷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
爲端明殿會先公自南都召歸特置學士班翰林資
政之下與舊職名同而立位異矣
唐姚南仲不歷尙書侍郎而入省便爲僕射近世鄭文

學海類編
肅劉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皆不
歷郎中員外而便爲諫議大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
潤甫亦然會武公自南宮召諫議置學士班韓林資
尚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者兼學士舍人本朝惟
重左曹館職提點刑獄例得名曹省府判官轉運使
得名曹又遷左曹學士舍人待制遷二資帶史撰更
得優遷如蘇儀甫自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王原
叔自工部郎中遷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帶史撰亦得
優遷李邯鄲自博士爲禮部員外郎賈魏公自司封

員外郎爲禮部郎中是也景祐中宋景文修樂書成
遷工部員外郎慶歷中呂仲裕王原叔修崇文總目
成竝爲工部員外郎予預修唐書亦忝此官又朝選
久不磨勘者郭諫議申錫遷右司員外郎祖擇之工
部員外郎張修撰問禮部郎中

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
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宜爲隆
儒殿學士

孫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對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

趙令詳觀稱歎曰是必曹翰所爲也帝曰何以知之
普對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
爲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旣得幽州陛下遣何人代
翰帝默然持圖歸內

楊庶幾攷言胡秘監旦退居襄陽鑿大硯以著漢春秋
書成瘞其硯每聞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紀其善
惡然世不傳庶幾亦自有所述

杜甫終於耒陽槨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
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杜

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尙存
耶

唐官有定員闕則補之後唐長興二年詔諸州得替節
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竝令隨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
敕免常朝令五日起起居國初尙多前資官今閣門
儀制尙見有任前任節度防禦團練使

太宗時始置磨勘差遣院後改爲審官眞宗時京朝官
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
得遷須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歲滿

學海類編 卷之四
亦遷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併遷者於是朝
士始多皇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
與上卽位故復用恭謝之例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
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大禮兩府加恩功臣階勳食邑實封內得三種學士
至待制大兩省得階勳而下一種大卿監至少卿監
一種得加食邑郎中而下至朝京官一種階勳而已
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食邑七百

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
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上食邑三百戶實
封一百戶

凡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伯
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

唐大帝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正
三品大歷中竝升爲二品晉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
平章事爲正二品國初樞密使吳延祚以父諱璋加
同中書門下三品用升品也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爲大禮使學士爲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知開封府爲橋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尙書兵部主字圖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事頗相通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爲五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仁宗藉田恭謝大饗明堂祫饗上大饗竝循真廟之制

春明退朝錄卷中

宋常山宋敏求次道著

予常判官誥院知制誥時又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而不自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史諸司使副內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環衛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婦用司封印加勳用司勳印

凡官誥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褙袋寶裝軸紅絲網金帔摺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張銷

金標袋瑇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帔摺按皇后當降制誕詰不裝詰身

而用冊本朝諸后皆止用詰景祐元年立后始用冊治平熙甯皆循之

親王宰相使相

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色帶紫絲網銀帔摺樞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至僕射東宮三師嗣王郡王節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色帶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師御史大夫宗室率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牙軸色帶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

六統軍上將軍畱後觀察使同上惟用法錦標

近者用翠

毛獅子錦以暈錦非舊制也

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待

制丞郎御史中丞大兩省賓客大卿監祭酒詹事庶子大將軍防團刺史橫行使內諸司使軍職遙郡樞密都承旨初除駙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標大牙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雜至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四赤令諭德少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僕太常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橫行副使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軍職都指揮使忠佐

馬軍步軍都軍頭以上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并不
遙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標牙軸青帶國子博士
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六尚奉御諸衛將軍承制
崇班閣門祇候五官正諸州別駕樞密院諸房承旨
如官至將軍以上用大綾紙大錦標大牙軸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率
副率京官館職堂後官中書樞密院主事諸軍職都
虞候忠佐馬軍步軍副都軍頭諸班指揮使藩方馬
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內供奉官至內品白綾中
紙五張中錦標中牙軸青帶秘書郎至將作監主簿

白綾小紙五張黃錦標角軸青帶幕職州縣官靈臺
郎保章正諸州長史司馬中書錄事主書守當官樞
密院令史書令史諸軍指揮使內品待詔書藝白綾
小紙五紙小錦標木軸青帶諸蕃蠻子大將軍司階
司戈司候郎將以上竝白綾大紙法錦大牙軸色帶
凡修儀婉容才人貴人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銷
金標袋瑇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帔搯司言司正尚衣
尚食典寶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內降夫人
郡君團窠羅絲七張暈銀標袋宗室婦常使金花羅

紙七張法錦標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國

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暈錦標袋郡夫人常

使金花羅紙七張見任兩府母法錦標袋以上至司

皆用瑇瑁紫郡君縣太君遙郡刺史正郎以上妻並

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凡封贈父祖為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標大牙

軸餘雖極品止給大綾紙法錦標大牙軸

凡朝士父在經大禮推恩得致仕官不給奉父任陞朝

官以上致仕自得奉舊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則不給

奉

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使

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

樞密參政母經南直學士以上給諫大卿監觀察使

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舊制學士官至諫議大夫以

少卿監防團以下至陞朝官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

凡輔臣宣徽使初入封三代為東宮三少會祖為少保

為少因進官或遇大禮進加至太師兩令國公使相

節度使亦封三代尚書資政殿大學士三司使封二

代至太尉

大學士自

學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餘

陞朝官以上至吏部尚書

父歷兩府贈至師令國公歷兩制大兩省贈至太尉

唐相止贈一代權德輿罷相為檢校吏部尚書與元

節度使自潤州改葬其父於東都亡祖之域其祖倕

終右羽林軍錄事參軍因表納檢校吏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請回贈祖一官詔不許納官特贈倕尚書禮

部郎中

德輿在遷祔式假內公事皆差官服慘服句當有敕使及別奉詔令命即令權承進上

唐制宰相不兼尚書左右丞蓋僕射常為宰相而丞轄

留省中領事元和中韋貫之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

遷中書侍郎又僕射給諫皆不為致仕官然楊於陵

為左僕射致任

本朝沈相倫亦以僕射致仕

唐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

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

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當制至和中韓魏公自

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皇祐中宗袞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靈

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三

品階勲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秘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人家用臺卓享祀類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平面氈條屏風而已

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罷爲僕射亦降麻高文莊田宣簡呂寶臣罷止舍人院出告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爲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爲句曰王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天聖中錢文僖畱守西都而應天院有三聖御像去府僅十里朔望集眾官朝拜未曉而往朝拜畢三杯而退文僖戲爲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又有人送驢肉復曰廳前捉到須依法合內盛來定付廚

宗袞嘗賞黃子溫詩子溫名孝恭天聖八年登進士第爲大理寺丞失官其從兄子思亦善詩詠懷曰日者未知裴令貴世人爭笑禰生狂重午曰風簷燕引五六子露井榴開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聖三年登進

學海類編
士第終太常博士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
草某人爲邃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
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
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
旨張公所作詔云迺規曆字正字犯御名邃在西清恍然
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
武皇帝自後率如之陸贄嘗以諫德宗宗袞著尊號

錄一篇繫以贊云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蓋託諷焉上
卽位羣臣凡再上尊號率不許

李尙書維有三兄文靖丞相贄尙書虞部員外郎源太
子中舍皆五十八而終尙書亦是歲大病懇言於朝
乃罷翰林學士換集賢院學士出知許州王給事傳
文與子景彝皆貳樞然竝逾月而終

歐陽少師言爲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滄景閒於
野亭夜半聞車旂兵馬之聲幾達旦不絕問宿彼處
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閒一有之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
涉爲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
家尙餘數幅

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唐內臣爲中尉惟贈
大都督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
品州也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自後惟輔臣宣徽使太
子太保僕射爲判餘竝爲知州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吳正肅與尙書張父
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

峻加其父恩命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爲鄭滑節
度使始河溫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
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宏泰往請魏博節度
使田宏正宏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
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
人無患此外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蕃臣而
事不聞朝廷也而汴河亦不聞疏通之事惟鄭畋集
載爲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

學海類編
仍令宣武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公私斗門感化
卽徐州也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爲之所所以逐館命修撰文字
本朝三館合爲一竝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總目
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實
錄在諸王賜食廳眞宗實錄在元符觀祥符中修冊
府元龜王文穆爲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南院廳
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院又修仁
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竝修遂在慶甯宮史館領

日歷局置修撰二員宰相爲監修自置編修院以修
撰一人主之而日歷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唐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
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參武官五
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

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

王沂公家一本云四品以

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再參

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

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參其洪

正字犯宣祖廟諱

文館及國子監博士學生每季參若雨雪霑服失容

及泥濼竝停以上唐儀制令凡京百司有常參官謂五品以

上職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唐六典正正字犯仁宗嫌名元

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

禁軍職事竝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掌者竝朝

參訖各歸所務是年御史中丞竇參奏常參文武官

準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遂許分日待戎事稍平即

依常式其武官準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

更加三參頃竝停廢今請準令卻復舊儀十三年御

史臺奏諸司常參文官隔假三日以上竝以橫行參

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參六參九參謂一月九次六參謂一月六次今

後每經三節假滿縱不是本配入日竝依文官例橫

行參假以上唐會要後唐同光二年四方館奏今後除隨

駕將校及外方造奉專使文武兩班三品以上官可

於內殿對見其餘竝詣正衙從之天成元年御劄賜

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每

月朔望日賜廊下食唐室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退

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罷之惟月旦入閣日賜

食明宗即位諫官請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見帝於

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五日為繁請每月朔望日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旨朔望入閣外五日一起居以為常天成元年敕今後若遇不坐正殿日未御內殿前便令閣門使宣不坐放朝班退是年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謝辭每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敘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令參謝每內殿起居日百僚先敘班於文明殿庭候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晉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在內廷諸司使等每除正官請令

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其京官未陞朝官祇赴朔望

朝參從之

以上五代會要

國朝諸在京文武陞朝官每日朝

其有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參起居

國朝令文

按唐制文武

職事官竝赴常參武班五日一參又有三日一參

參并朔望為六參三日參乃九參

所謂常參官未有無職事者由後

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內殿凡隨駕將校外方進奉使

文武三品以上官即於內殿對見其餘竝詣正衙至

天成初詔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

居其趨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歸司本朝視朝之

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樞密使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釐務令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則奉朝之制自爲三等蓋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俟放朝乃退

唐有職事

者謂之常參今隸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

唐日御宣政設殿中細仗兵部旂旛等於廷朝官退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槃食明皇意欲避正

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閣門遂有入閣之名在唐時殊不爲盛禮唐末常御殿更無仗遇朔望特設之趨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於詩詠嘆美而五代行之不絕祖宗數御文德殿行入閣禮熙甯二年予被詔修閣門儀制以爲文德入閣非是當喚仗禦紫宸殿請下兩制與太常議之學士承旨王公珪等以爲入閣是唐日坐朝之議不足行詔削去其禮予與閣門諸君因請如唐御宣政禮量設仗衛御之詔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於此也閣門有舊入閣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圖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其五龍五鳳五嶽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之外舊制凡連假三日而著於令者宰相至陞朝官盡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百官仍赴內殿起居近年連假後多便起而廢橫行之禮

吏部流內銓每除官皆云權判正衙謝復正謝前殿引選人謝辭繇唐以來謂之對剔判銓與選人同入起居畢判銓於殿廷近北西嚮立選人謝辭訖出判銓官亦謝而出近止令選人門謝辭判銓不復入

魏野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畱連飲酒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公昭遇守陝言於朝賜號清逸處士

古者將葬請諡以易名近世多稟殯或已葬而請諡唐獨孤及諡郭知運而右司員外郎崔夏以爲知運葬已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及以爲請諡者五家皆在葬後苟大師一年呂諲四年盧奕五年顏杲卿八年獨知運遂以過時見抑且八年與五十年其緩

一也舉奪殊制不可遂諡知運曰威

國朝以來博士爲諡考功覆之皆得濡潤慶歷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諡加於人以利濡潤有同納賂有詔不許收所遣於是舊臣子孫競來請諡旣而禮院厭其煩遂奏釐革嘉祐中李尙書維家復來請諡博士呂縉叔引詔以罷之

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會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尙書是也又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諡國初以來惟正官三

品方得諡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尙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諡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

上元然鐙或云沿漠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鐙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鐙詩唐明皇開元中東都設鐙文宗開成中建鐙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

初元游觀之盛冠於前代

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贈非賜例也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圮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

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卽逾曲江之盛也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邸遂列十殿而五福君棊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服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棊大遊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甯五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盡服通天絳紗

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
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綠髹器始於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爲會卽盛陳之
然製自江南頗質朴慶歷後浙中始造盛行於時嘉
祐初兗國公主降李瑋時少師歐陽公長禮臺與諸
博士折衷婚禮頗放古制治平中邵不疑以知制告
權知諫院請選官撰本朝冠昏喪祭之禮乃詔禮院
詳定遂奏請置局於本院不許因循寢之

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詔輟視詔下禮院乃檢

會李繼隆例院吏用印紙申請自二十一日至五日
輟朝而二十四日太廟孟饗在輟朝之內同知院范
侍郎鎮引春秋仲遂卒猶請罷饗判院宋景文以日
遽集議不及止之會繙見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敕石
保吉卒輟四日五日七日朝三日其六日太廟孟饗
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日宣祖忌行香奉慰予時
同知院欲請移輟二十七日朝判寺王原叔言與申
請反覆遂亦止

歐陽少師提總修太常因革禮遣姚子張闢見問

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歷其赦制云律且協於黃鍾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實錄以此兩句太質而削去之遂失其義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晦宗袞遂建明堂之禮

張唐公言徐常侍謫邠州時柳仲塗開爲守頃之鄭仲賢文寶爲陝西轉運使鄭卽騎省門人也到官卽來致謁而仲塗郡務不舉頗憚其來乃先懇於徐公鄭

旣謁見徐曰柳侯甚奉畏鄭翌日而還

列子廟在鄭州圃田其地有小城貌甚古相傳有唐李德裕王起題名而前輩畱紀甚多景祐中王文惠公爲章惠太后園陵使還請增葺之於是舊迹都盡今其榜陳文惠之筆

孟州汜化縣有武牢關城城內有山數峰一峰上有唐昭武廟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貌或云失一二帝塑像而但存侍者故也

李文正公罷相爲僕射奉朝請居城東北隅昭慶坊去
禁門遼遠每五鼓則興置白居易集數冊於茶鐐中
至安遠門仗舍然燭觀之俟啓鑰則赴朝雍熙二年
三月詔中書申後兩棒鼓出樞密院申後四棒鼓出
開寶六年六月敕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
宰相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敕中書門下押班知印
及祠祭行香今後宜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
正呂餘慶輪知既而復有釐革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摶位在宰相之後至道

中寇萊公爲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
班其摶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敕齊列銜街衢並
馬宰相使相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
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摶
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
宰臣使相上事卽不得升

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公
事並日逐於巳時以前中書密院聚廳相見其後復
分廳見客慶歷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太宗製笏頭帶以賜輔臣其罷免尚亦服之至祥符中
 趙文定罷參知政事為兵部侍郎後數載除景靈宮
 副使真宗命廷賜御仙花帶與繡鞵遂服御仙帶自
 後二府罷者學士與散官通服此帶遂以為故事予
 親見蔡文忠罷參知政事為戶部侍郎服此帶蓋曾
 為學士用詔文金帶曾經賜者許繫之先公為翰林
 及侍讀兩學
士清災落職為中書舍人仍舊服金帶
 例皆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方著詔
 雖散官竝依舊服笏帶李文定天聖中自秘書監來
 朝除刑部侍郎竝服笏帶近有罷參政者黑帶佩魚

而入非故事也入兩府自黑帶賜笏帶者太宗朝例
 甚多祥符中張文節自待制為中丞而參政事天聖
 中姜侍郎自三司副使為諫議大夫而樞密竝賜如
 上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今皆易其名或不復見

秘府書畫子盡得觀之二王真蹟內三兩卷有陶穀尙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思訓著色山水韓滉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京唐希雅蜀黃荃父子畫筆甚多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蹟唐相王廣津所寶有永存珍秘圖刻閣立本畫老子西昇經唐人畫鎖諫圖王冀

公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祿東贊步輦圖錢文僖家書畫最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雜蹟錢宣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獻之洛神賦蘇侍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尙書仲儀有回文織錦圖

以上皆錄見者

楊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卽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近人有收漢祖過沛圖者畫蹟頗佳而有僧爲觀者所指翌日竝加僧以幅巾

金閣老王勝之轉運兩浙於民家得唐沈既濟所撰劉
展亂紀一卷時唐書已成所載展事殊略按展上元
元年爲宋州刺史與御史中丞李銑皆副淮西節度
使王仲昇銑貪暴無法而展性剛鯁不折王仲昇奏
銑狀而誅之次謀及展然展居睢陽有兵權難亟圖
乃與監軍使刑延恩矯詔以展爲都統江南淮南節
度防禦使代李峘欲其赴鎮於塗中執之也展頗以
爲疑遣使請符節於峘既得之悉舉睢陽兵七千人
赴廣陵延恩始約李峘與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

圖展及事露傳檄州郡言展反狀發兵距之展亦露
布言李峘反而南北警急文檄交馳於道景山渡淮
陳於徐城洪爲展所敗又破李峘於下蜀二年命田
神功舉平盧軍東下展迎擊爲神功再破之遂棄廣
陵而奔江南以舟師自金山引鬪神功有五船而展
殺其二船後爲賈隱林射展中目因而斬之傳首京
師收器械三千餘萬展既平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
兵荒後民產猶給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斂之
其州縣賦調積有逋違乃稽諸版籍通校大數八年

之賦舉空名以斂之其科率之例不約戶品之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襲如擒捕寇盜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七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一云世人謂酒酣爲白著既爲刻薄之後人不堪其困弊則必顛沛酩酊如飲者之著也

劉晏傳中亦有白著與此差異

渤海高

云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其所紀用兵次第甚詳此槩舉之云

賈直孺在翰林建言皇子不當爲檢校師傅乃詔止除

檢校太尉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祠及王璵爲相又勸肅宗親祠太和中監察御史舒元輿論列遂降爲中祀會昌中李德裕爲相復爲大祀宣宗時又降爲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彥昭因歲旱禱雨獲應又升爲大祀

宗袞言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怒之眾癘非可通勉勵之意恐古人借使又疑其誤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

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

三八

學士三八李文正劉中山子儀

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詔楊昭度

宣召入院其舉自代皆宣獻公

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邕鄆五入而

一不拜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二百二十四員文班一百五十

四人內南班一百一十人兩省二十七人學士三人

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內留司一十一人

梁開平二年南郊執儀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八建隆

四年郊兵部執儀仗兵士一萬三千六十人太常寺

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僕寺推駕兵士六百八十

二人六軍執擎人員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

街仗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

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員并執擎兵

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臺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

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各兵部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三

人

予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嘗中

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自是吳人閉壁逾年殍殍者甚眾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蕪廢又曰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爇殆盡又曰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宮立各有宮名長秋長樂長信之類是也宜以宮名爲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當云某宮之寶

又曰近世諸王公主制中稱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

承爲例止合云第幾子第幾弟第幾女云

又曰江南有國時田每十畝蠲一畝半以充瘠薄

又曰罰俸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百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

又曰上古以來逐朝歷名黃帝起元用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成湯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用太初又四分又三統魏用黃初又景初晉用元

正字犯聖祖名

始又合元萬分宋用大明又

元嘉齊用天保又同章又正象後魏用興和又正元

又正象梁用大同又乾象又永昌後周用天和又丙

寅又明元

正字犯聖祖名

隋用甲子又開皇又皇極又大業

唐用戊寅又麟德又神龍又大衍又元和觀象又長

慶宣明又寶應又正元又景福崇元

正字犯聖祖名

晉天福

用調元周顯德用欽天本朝太祖用應天太宗用乾

元真宗用宜天仁宗用崇天英宗用明天已而復用

崇天

忠懿錢尙父自國初至歸朝其貢奉之物著錢行於時

今大宴所施塗金銀花鳳狻猊壓舞茵蠻人及銀裝

龍鳳鼓皆其所進也凡獻銀絹綾錦乳香金器瑇瑁

寶器通天帶之外其銀香龍香象獅子鶴鹿孔雀每

集皆千餘兩又有香囊酒甕諸什器物等件莫能悉

數祥符天聖經火多熱去今太常有銀飾鼓十枚尙

存

外臣除節度使景德前止舍人院作制楊文公外制集

議潘羅支厮鐸督朔方軍節度數制是也其後遂學

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然不鎖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鎖院造廷矣

交州進奉使舊多遣兵馬使或攝管以刺史或靜海節度賓幕之職及其歸多加檢校官或就遷其職如行軍司馬副使之類近皆自稱王官又以王官命之尙書省舊制尙書侍郎郎官不得著鞞鞋過都堂門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制也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杜祁公相

甫百日當慶歷四年郊祠貂冠公袞又升輅奉冊改謚諸后

杜祁公罷相知兗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兗州接人逾再浹日會宗袞自汝陽召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曰處此幾與在中書日同矣旦暮北去欲識壁云淳汾陽曾畱此蓋自戲其居位不久也

杜祁公休退居南都客至無不見止服衫帽嘗曰七十致仕可用高士服乎

唐宰相奉朝請卽退延英止論政事大體其進擬差除

學海類編卷之六
但入熟狀畫可今所存有開元宰相奏請狀二卷鄭
畋鳳池稟草內載兩爲相奏擬狀數卷祕府有擬狀
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相
自草五代亦然寇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
宰相蓋懶於命詞也今中書日進呈差除退卽批聖
旨而同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爲之

李西樞憲成爲知制告尙衣緋出守荆南召爲學士閣
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太
宗命製毬路笏帶賜輔臣後雖罷免亦服焉趙文定

罷參知政事頃之除景靈宮副使賜以御仙帶自後
罷宰相仍服笏帶罷參樞皆止服御仙帶

江南省清輝殿學士張公洎爲之蜀有麗文殿學士韓
昭爲之今契丹省乾文閣待制

皇后有諡起於東漢自是至于隋皆單諡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文獻獨孤皇后是也史家
取帝諡冠其上以別之如云光烈皇后陰氏明德皇
后馬氏也非謂欲連帝諡而名之也然則質家尙單
文家尙複後世或用複諡如唐正正字犯仁觀中長

孫皇后諡文德後太宗諡文皇帝文德自是復諡其
 議自用二名偶同太宗之諡爾中宗諡孝和趙氏諡
 和思言取帝諡配之其後昭成肅明元獻章欽正字
祖廟諡祖廟叡真昭德莊憲諸后皆不連帝諡國初追尊四
 廟三祖之后冠以帝諡及杜太后崩始諡明憲未幾
 欲同三祖之后遂改昭憲及太祖諸后自連孝字太
 宗后連德字真宗后連莊字皆用複諡非連帝諡為
 義慶歷中乃言孝字連太祖諡德字連太宗諡遂改
 為章以連真宗諡且祖宗諡號皆十餘字豈止配一

字為義又太祖功烈豈專以孝稱太宗后連德字乃
 在下文與祖宗后諡文不對何如東漢諸后單舉之
 乎皇祐中予為禮官龍圖閣直學士趙周翰奏議甚
 詳下禮院時新以章易莊朝廷以宗廟事重不欲數
 更張遂寢其所奏

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官局者其奉朝請
 必改他官多為東宮三少上將軍統軍趙中令以使
 相自河陽還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錢相始為景靈
 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李公端愿始為醴泉觀使至

和中仁宗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深惡其年號趣詔中書改之是歲以郊爲恭謝天地改元曰嘉祐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廟江壩乃爲婦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畱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太祖時大卿監卒皆輟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贈三品皆不得謚曾任三品官乃得謚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尙書節度使卒始輟朝贈尙書節度使許定謚自後遵用其制而日歷

實錄國史皆遺其事

尙父錢忠懿王自太祖開基貢獻不絕帝以其恭順待之甚厚及討江南命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屢獻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師依前尙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行營帝益嘉之詔令歸國江南平亟請入覲許之既至會太祖幸洛陽郊禮西駕有日矣詔趣其還忠懿臨別面敘感戀願子孫世世奉藩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一生令汝享有一二浙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旣得歸喜甚以爲永保其國矣

是歲永昌鼎成後二年來朝遂舉版籍納王府焉
唐王及善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太祖開寶九
年以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
于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
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挽詞曰
朝馮玉几言猶在夜啓金滕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真
宗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
慶歷初乃如舊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

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語
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
其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
寫本寘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
篇目次第非真與今吳蜀摹版無異
夏鄭公爲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
道經許昌時李邯鄲爲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
之夏公以爲知體

凡公家文書之橐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

學海類編
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卽正

正字犯仁明中宗嫌名

崇政院書也檢卽州縣通稱焉

祖宗時宰相罷免唯趙令得使相餘多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歷後解罷率皆得職焉

祖宗時唯樞密直學士帶出外任李尙書維罷翰林爲集賢院學士知許州劉中山子儀自翰林爲臺丞李憲成以翰林權使三司皆漸出竝以樞密直學士劉

知潁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讀兩學士改龍圖閣學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龍圖而出藩繇文忠始也近歲率帶侍讀及端明學士邢公昞以侍讀學士知曹州孫宣公亦以侍講知兗州二公皆久奉勸講遂優以其職補外自張文節以舊輔臣帶侍讀出守至寶元年梅公詢始以侍讀學士知許州侍讀帶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後翰林出者率皆換此職

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換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畱臺吳正肅公皇祐中以資政殿學士李少師公明

學海類編
嘉祐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竝換集賢判西臺近歲皆以禁職分臺

太宗命創方圖毬路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文臣明道初張徐公爲樞密使兼侍中獨得賜之皇祐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斬賜時王侍中貽永爲樞密使遂并賜之其後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賜焉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爲相既拜命謝恩卽請詣景靈宮奉真殿朝謝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場託先公爲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四宮

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遙失其本餘不盡記自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卽詣景靈宮蓋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職入謝多有對賜拜官加勳封謝恩雖二府亦無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時契丹方講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鞞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謝竝有對賜

慶歷四年賈魏公建議修唐書始令在館學士人供唐書外故事二件積累旣多乃請會魯公掌侍郎唐卿

學海類編
公釐附於本傳五年夏命四判館二修撰刊修時王
文安宋景文楊宣懿今趙少師判館閣張尙書余尙
書安道爲修撰又命編修官六人曾魯公趙龍閣周
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閣不疑與予而魏
公爲提舉魏公罷相陳恭公不肯領次當宋元憲而
以景立爲嫌乃用丁文簡丁公薨劉丞相代之劉公
罷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魯公代之遂成書初景
文修慶歷編敕未暇到局而趙少師請守蘇州王文
安丁母憂張楊皆出外後遂景文獨下筆久之歐少

師領刊修遂分作紀志魯公始亦以編敕不入局周
翰亦未嘗至後辭之公南過開封幕不疑以目疾辭
去遂命王忠簡景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劉仲更
始修天文歷志後充編修官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
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成書魯公以提舉日
淺自辭賞典唯賜器弊歐宋二公范王與金皆遷一
官縉叔直秘閣仲更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聖俞先
一月餘卒詔官其一子初編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
禮儀與兵志探討唐事甚詳而卒不用後求其本不

獲縉叔欲作釋音補少遺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舊在三師之下繇唐以來以上公爲重李光弼自
司空爲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廷爲太尉薨贈
太師李德裕自司徒爲太尉皆以超拜李載義自司
徒爲太保王智興自司徒爲太傅二人府具贈太尉
是以上公寵待宗臣餘雖有功可遷保傅而掌武之
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國初節度使皆自檢校太傅遷
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云外使進鷹初得按

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
之過馬旣乘之躡蹠嘶鳴也蓋唐時方鎮亦倣之因
而名廳事也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
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公子義愛其書曰非
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二府舊以官相歷李文正自文明殿學士工部尙書爲
參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遷刑部尙書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公

同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公
下意頗不悅乃復還貳卿之命止以舊官優加階邑
自後第以先後入爲次序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
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
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
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韓德純
僧贊甯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之日贊甯
爲首坐其書不傳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

曰冊府元龜不欲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閒別纂彤管
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公哀歷代帝王文章爲宸
章集二十五卷復集婦人文章爲十五卷世亦不傳
樞密院問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

卷載朱梁正正字犯仁 宗嫌名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

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

閒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爲崇政院

始置使以大臣領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 宗嫌名明年是

李振爲使當時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院

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書敕並行雖無所明見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承旨爲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此所以爲底聞今尚仍舊名

熙寧七年五月十三日

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年敕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

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爲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歷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子美嘗攜其遠祖珣唐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書不載勅字而近世所用也皇祐二年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時守杭州而杜正獻致政居南都蔣侍郎希魯致政居蘇州皆已耆年康范公建言朝廷部禮宜召元老舊德陪位于廷於是乃詔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供帳都亭驛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賜衣帶器

幣賜一于出身自後前兩府致政者大禮前率有詔
召之然亦無至者禮畢皆賜衣帶器幣焉

本朝兩省清望宮尚書省郎竝出入重載官祖宗時兩
制亦同之王黃州罷翰林滁州謝上表云臣頭有重
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後祥符天禧閒兩制竝徹去之
非故事也祖宗時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轉官
未滿二載者不轉官例加五階王黃州自知制告未
有勲便加柱國在滁州爲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大
夫階

宋僱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歷累鎮節度檢
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后
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壻也多
享國封張尙書安道言嘗收得舊本道家奏章圖其
天門有三人守衛之皆金甲狀謂葛將軍掌旌周將
軍掌節其一志記嘉祐初仁宗夢至大野中如迭錯失道
左右侍衛皆不復見旣而遙望天際有旛幢車騎乘
雲而至輟乘以奉帝帝問何人答何葛將軍也以儀
衛護送帝至宮闕乃寤後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於

道書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圖之詳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建言歷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謂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竝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印造新歷頒行可之本朝之制凡霽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爲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

蓋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歷載上謂侍臣曰聽斷天下事直須耐煩方盡臣下之情昔莊宗可謂百戰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謂懵然矣終日沈飲聽鄭衛之聲與胡樂合奏自昏徹旦謂之聒帳半酣之後置畎酒篋沈醉射乃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擊銀器言其中的與俳優輩結十弟兄每略與近臣商議事必傳語伶人叙相見遲晚之由縱兵出獵涉旬不返於優倡猥雜之中復自矜寫春秋不知當時刑政何如也

蘇易簡書於時政曰上自潛躍以求多詳延故老問
以前代興廢之由銘之於心以為鑑戒上來數事皆
史傳不載秉筆之臣得以紀錄焉

唐日歷正

正字犯仁
宗嫌名

觀十年十月詔始用黃麻紙寫詔

敕又曰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為永
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司

及州下縣宜並用黃紙

魏志劉放孫資勸明帝召司
馬宣王帝納其言即以黃紙

令放
作詔

程